

文化沙龙

阿能

猪年说猪

按照中国传统风俗,2019年农历的天干地支为己亥年,俗称猪年。

我国的猪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。从甲骨文的卜辞中可以看到,猪在商代被大量用于祭典。春秋战国时代,猪的饲养规模与大户人家的经济地位成正比。猪在当时也是代表身份的贵重礼品。到了唐代,猪又成了金榜题名的吉祥之物。唐代的进士在科举及第后往往将自己的姓名用朱笔题写于大雁塔上。民间喜用谐音,每当有人赶考,亲友们都郑重赠送红烧猪蹄,预祝“朱笔题名”。

在西方文化中,猪的内涵也多种多样。例如,公猪被认为是勇敢无畏的象征,英文中的“pig”还可以指代能干的警察、密探等。欧洲的一些纹章以猪为图案,表示万夫莫敌。如英格兰王查理三世的徽章,上就有两头猪拱卫着盾牌的图案。

猪在世界电影史中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在所有的生物中,猪或许是当之无愧的“文艺帝”。猪智商高、形象低,特别匹配戏剧要求,因此影像中的猪真是大大的多。比利

时电影《一个人和他的猪》、丹麦的《猪命》、日本电影《小猪教室》《红猪》等都是与猪有关的。

东西方文化交流,猪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载体。早在古罗马时代,西方人就曾引进中国广东猪种,杂交后育成罗马猪。18世纪初期,英国引进的广东猪种,是后来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的祖先。美国的波中猪和切斯特白猪也有中国土猪的血统。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丹麦的长白猪、英国的大约克夏猪、美国的杜洛克猪等品种陆续进入中国。

在中国古代,不知何故,常常有取名为猪者。例如,汉武帝刘彻,原名叫“刘彘”,彘即猪。《晋书》里有叫“陈猪”“孔豚”之名。《陈书》《魏书》分别有“傅野猪”“薛野猪”的人,《南齐书》《旧唐书》《金史》中有叫“张猪儿”“李猪儿”“完颜猪儿”。笔者估计,当时猪在人们心里是一种“美好物事”吧。

说起猪,笔者曾经看到一则有趣的故事。说广东一个小学,对学习优秀的学生不发奖状,奖励五花

肉,对教学优秀的老师,则每人奖励一只猪蹄。想当初,孔老夫子收学生时,叫学生送给他老人家的也是一束猪肉干呀。这一举措颇有“仿古”之意。

猪罗一定是肥头大耳的?并不是,在咱们崇明富民农场里就有200多头永远长不大的“迷你猪”,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经典小型猪有巴马香猪、藏香猪、陆川小型猪、五指山猪……这些“迷你猪”成年后的体重只有普通猪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,它们脾气温顺、生性聪明,而且非常讲究个人卫生,会定点排便,更重要的是它们肩负创新使命——探索上海实验动物的发展新方向。

故乡崇明的种猪场在2015年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“国家级沙乌头猪保种场”。其养殖的沙乌头猪具有适应性强、耐粗饲、繁殖力高等特点,其肉质鲜美、肉色鲜红、嫩而多汁,一直深受崇明老百姓的喜爱。也许,我们从小到大所吃到的父母亲手烹制的浓香赤酱红烧肉,就是正宗的崇明沙乌头猪肉。

重返农田

北风

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,我们这一些在农村种地的年轻人,一心一意想要“跳出农门”而“跃入农门”。所谓“农门”,其实就是一个户口为城镇居民又可以拿固定工资的地方。当时的“农门”和“农门”,一字之差,天壤之别,许多人是千辛万苦才换来这一突破的跳跃。到现在,这一批由农村来到城里的人,一般都已经退休,又有不少人重新回到了农田,在自留地里种植起蔬菜、红薯、芦稷、玉米、荞麦等等农作物。

这种退休以后重返农田做起庄稼汉,到今天几乎演化成为一种时尚。十分现实的一个原因,就是现在在市场上卖的蔬菜瓜果,根本不能让人信任,谁也不知道是否用了什么有毒的东西浇灌,谁都害怕吃下去以后填饱了肚子却又埋下了祸根。这样,唯有自己动手,才放心。其中尤其是有了孙辈的人,给予孩子们的最好关怀,就是送一点金贵的放心蔬菜去。还有更重

要的原因,是大家借此出一身大汗。自从“跳出农门”以后,出汗有时竟然成为任务,得依靠体育锻炼才得以实现。去种田种菜,脸面晒成古铜色,还经常要出一身淋漓大汗,也在所不惜。

我还说,这些人重返农田,也是农民本性的暴露。自小就种田,种田进入了骨子里,到退休了就又回归到了起点。种田又是一项最为诚实和安静的劳动,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一分耕耘,一分收获。说不定那些饱经了世事的人们,重新回到农村种地,又是为了要重新感受大地的那份不折不扣的诚实,以及大地给予人的那份悠然和宁静。

回到农田,就是回到绿色,回到原始,回到信任,回到诚实,回到宁静。



萧瑟的冬日 (油画) 马妮娜

往事悠悠

冬日杂忆

袁人瑞

想起小时候,伙伴们经常会争论一个话题:要是让你选的话,你是喜欢冬天还是夏天?大家七嘴八舌,有的人喜欢夏天,有的人则更爱冬天。而我是最害怕过冬的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冬天,那时候比现在要冷许多。一到三九严寒天,老西北风刮起来,似尖刀般锋利,钻筋透骨,直吹得周天寒彻,满眼萧瑟。大河封冻,小河沟里结起的冰有寸把厚,足可承受得起小孩在上面溜冰。

漫长的冬天,最苦的是长期暴露于低温寒冷,且没有御寒的护肤品,便引起冻害,如手足皴裂、手脸的冻疮。我看见母亲一双手上布满了血淋淋的大口子,这是她长期在冷水里洗衣裳的结果。她治疗的法子是从镇上用二分钱买的“膏药块”,一种像沥青似的东西(可能就是沥青),在煤油灯上烤化,立即涂到裂口上,直疼得龇牙咧嘴,嘶嘶抽气(实际上就是用高温把裂口的肉烫死,以达到止血的效果),我在一旁看着也直跺脚,但是收效甚微。冻疮更痛苦,手冻得像胡萝卜,无法握笔写字。脸冻得像烂苹果,到了开春回暖,奇痒无比。而且,到了下一个冬天必定复发。

但那时,大家都有各自的“御寒保暖方式”。小孩子好动,只要玩起推铁环、老鹰捉小鸡等游戏,没一会儿,“僵索索”的脸就活泛红润起来了。青壮年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,对抗冷的办法就是把钉耙、铁搭举得高一点,抡得快一点,用力气换热气。已经失去劳动力的老头老太则在晴天的时候,腰里围着蓝色印花布大腰裙,找一处避风向阳的地方“孵日头”,享受着“日头菩萨”温暖的抚慰。

除此以外,大家都有一个御寒的宝贝——烘缸,这是一种黄铜制的容器,里边放上一大半着糠,再在上面放一层硬柴(如棉花萁、豆萁)火炭,用抄灰板抄上一圈,把布满圆洞眼的盖子盖上,一阵轻烟过后,烘缸就进入“工作状态”,老人用来暖手暖脚,足可享受半天了。还有一种取暖物件叫“汤婆子”,是扁圆形的黄铜容器,里边灌的是热水。现在这两种家用铜器,经历过岁月的淘洗,能遗留下来的,真的是少之又少。

岁月悠悠,四十年春风吹过,华夏大地生机盎然,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冬天也就变得没有那么可怕了。

首先,人们穿的、戴的、盖的有又轻又暖的羽绒、羊绒……应有尽有,不愁穿不暖,穿不美。住房也得到极

心灵驿站

大白菜丰收之后

张伟

“老张,今朝大白菜几钿一斤?哪里收?”

“老王,奥去话伊,好看咯一角,勿好看咯八分。梨花场勒收。”

菜农老王一听这行情,回头瞅了瞅电动三轮车里装得满满的大白菜,心里顿时凉了半截,脸上的皱纹更加纠结了。想想这半年来,从高价买大白菜籽儿、育苗、播种、浇水……老王每天起早贪黑的,风里来雨里去可没少花精力。大白菜似乎也通人性,不敢辜负老王的精心培育,长势喜人,颗颗玉盘似的雪白雪白。今年冬天老天爷发了疯似的一连下了四十多天雨,仅有两场小雪点缀,气温愣是降不下来。这样的天气对大白菜的生长却极其有利,复兴镇的菜农们几乎都迎来了大丰收。往年这个时候北方各地的蔬菜通常经不住严寒而歉收,难以满足市场需求,南方的大白菜便成了蔬菜市场上的“香馍馍”。无论是菜农还是菜贩子,都赚得盆满钵满。而今年则不同,由于天气相对暖和,北方各地的蔬菜自给有余,自然受到冷落,大白菜丰收的同时,滞销也难免。老王光

着脑袋将电动车电门拧到底,一路向北疾驶,顾不得北风凛冽,唯恐菜贩子收满了拒收。不消一刻钟时间,老王便来到了位于复兴镇北部的梨花场收购点。这个收购点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,在每年大白菜上市的季节,几乎每天都要往返几次。这里记录了菜农们无数个辛酸和喜悦的点滴瞬间。

老王的运气不错,此刻面前正好停着一辆山东牌照的大卡车,大白菜已收了约莫大半车。操着一口山东口音的中年大汉冲着老王叫嚷:“8分一斤全要了。”老王张着嘴,刚想说:“能不能高点?”转念一下,堵在喉咙口的话硬是咽下去了,“好咯,称一称。”眼里尽是言不由衷的苦涩,手却很麻利地把大白菜迅速地搬到磅秤上的筐里,称完一筐将大白菜扔上卡车,一边在一张折皱的纸上记着重量,显得十分庄重,紧接着重复下一筐的称重过程。山东汉子对此一脸的不屑,只是口头上报着重量,并不用笔记录,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,总算把电瓶车里的大白菜全部称完了。山东汉子不假思索地对老王

说:“大爷,一共620斤,八分钱一斤,应给你49块6毛,就算50元吧!”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100元递给老王。老王接过钱,本能地用手一捻,却并不急于找零钱。而是用笔在折皱的纸上仔细核算着重量,算了一遍又一遍,才缓缓地抬起头说:“大兄弟,重量你多算了,我这一车大白菜才517斤,八分钱一斤,41块3就够了。”旁边的菜农无不啧啧称赞。老王又捻了捻这张100元新钞,顿了顿面露难色,欲言又止。山东汉子黝黑的脸上一片通红,似乎为自己的失误羞赧不已,“大爷,您真实诚。我这里有零的,您把这百元还给我。”不等老王答话,山东汉子已经把百元新钞抽了回来,从腰包里仔细地拿出41块3,数了几遍,这才双手毕恭毕敬地递给老王。

老王拿着钱,会心地朝山东汉子笑了笑,算是谢过。此时刚好正午时分,太阳高挂,晒得人身上暖暖的。老王年轻的时候在村里当过会计,天天与钱和数字打交道。熟悉老王的人都知道他有一项绝活,那便是真钞只需捻一遍,从不捻第二遍。



渔港 (油画) 谢映红